

萤火虫是时间的余烬，风一吹，烁烁在夏夜的淡蓝里。

就像歌声。就像歌声的潮水。就像傍晚的炊烟里，闪闪的火星。

擦眼睛的人，擦亮了记忆。

那条溪水，被记忆祝福的溪水，被星月拥戴的溪水，载着光载着声的溪水，流淌着萤火虫倒影的溪水，它们去了哪里？

我站在四十年后的异乡，像一颗孤悬的星子。

母亲在唱，在手机语音里唱，唱给两岁的侄儿听：萤火虫，点点红，哥哥骑马我骑龙。借我的刀，切花糕。借我的剪子，剪荷包。借我的牛，犁山头。借我的钯，钯山洼。借我的马，上扬州，扬州头上一枝花。摆摆尾，到谁家。姐姐门前一口塘，三个鲤鱼扁担长。吃一个，留一双，留把哥哥娶大娘。娶个大娘大，三间瓦屋装不下。娶个二娘二，三间瓦屋装半厝。娶个小娘小，脱到灰里寻不到。打大锣，托碰师，老鼠窿里跳出来……

母亲在唱，在四十年前的庭院里唱，唱给我们听。竹凉床，旧蒲扇，满耳的蛙鼓虫鸣。轻点啊，萤火虫在蓝色的水里游，在蓝色的光里飘，在蓝色的布景上开花，莫碰了它，莫沉了它。夜那么深广，那么神秘，就像时间的海。

二

三奶奶去世后，葬在南山下。

我想说的一个故事  
似乎由来已久。这场幸福的际遇  
在虎头山林果园里  
演绎完美。选择零距离方式  
倾听，西红柿的红  
紫茄子的紫  
当然还有绿黄瓜的绿

目光里透亮的爱慕，无法封锁  
我们前路一片坦途  
记忆里才有的自由呼吸  
开始酣畅淋漓。比较随意地  
推开一扇门  
与兄弟姐妹们相亲相爱  
早早就列队守候

但我不敢肆无忌惮  
生怕粗鄙的笑声  
会惊扰树上那只静静入睡的小鸟  
翅膀的力量  
来到这里后，喜欢用拥抱  
和默然一起  
享受安逸

既如此，我要选择  
再轻点的脚步。从一汪碧波上  
慢悠悠地走过  
对大胆吐泡泡的那些鱼  
说想念。看一看  
在风中荡开的一圈又一圈涟漪  
头顶游荡的那枚树叶  
迷失在柔软的黑发里

这一刻。来时的那条路  
随风一道自在远去  
但真的，这并不可怕  
就算闭上眼睛  
我随意用手一捋  
就能让拒绝不了的暗香  
从掌心出发

对山自语

看到的对山，是一座山  
在这里，我偶然性发呆  
陷入沉思  
遐想这个名字被赋予的意义  
到底是山对着山  
还是人对着山  
远道而来的脚印  
选择性失语

我要说，幸会了  
一场从梦境出发  
又来到另一场梦境的相逢  
会怎样看待  
一群用绿意着眼睛染色的叶子  
还有那些张开口吻吟的花朵  
密而又密的环绕  
酿出一坛酒香的意象

似乎有些不可一世  
正式大声宣告  
被占有，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  
果然，就让我痛痛快快地醉倒  
用乐于歪歪扭扭的身体  
去信任  
不以为意的空气  
会放飞摊开了手掌的秘密

把自己置于观众的影子里  
学习彻底忘记  
明白在对山安宁的舞台上  
遐想一个名字的意义  
到底有多可笑  
我们只需要面色平静地推开  
生命所有的窗子  
接纳不被看见的血流



吟云  
颂月

在虎头山林果园邂逅幸福(外一首)

田园  
风雅

萤火虫

董改正

三

我躺在大楼的顶层，满天的星星看我。它们看我，看大地上每一个人，也如萤火虫，亿万只密密麻麻火子一般的萤火虫；也如星星，亿万颗星星。我们都是时间里带光的生命体，我们都是星河里的星子。我们呼吸的时候，也一闪一闪。

满天的星星，就是满天的萤火虫。它们翕张，呼吸，它们在遥远的地方遨游。

我们都将变成星星，都将变成萤火虫。或者，在遥远的地方看我，我已是星星，或萤火虫。

星光微凉，晒不干心情，也晒不露水打湿的道路。

星光微凉，凉到，如一层薄薄的雨衣，贴身薄暖，反不了光。

每一颗星，每一粒萤火虫，都是遵循爱的定律，在旋转，在遨游。

四

听说，如果足够寂静，可以听见星星在唱歌。

听说，如果躺在流淌星月的溪边石上，会有萤火虫飞入梦里。

我没有听见。那条溪水已经换了人间。

一粒一粒的萤火虫，在风中如吹



那年  
那月

蚊帐往事

崔嵘

夏季的晚上，蚊子肆虐。为了高枕无忧，家家户户会挂起蚊帐。

自我记忆起，蚊帐是用棉纱做成的，比较严密。民间称之为“布帐”，大概因其严密程度类似布吧，从外面看，确实不易看清里面动态。

如此严密，如果不是睡相不好，蚊子一般无法长驱直入。但那时一张床得容纳好几个孩子，而孩子睡觉基本不老实，蚊帐时而被踢开，蚊子自然见缝插针。记得小时候，母亲还会在半夜起来检查。发现敞开的，就得把蚊帐里面的蚊子赶尽杀绝。赶走蚊子，母亲有个方法，就是拿着煤油灯，在蚊帐里面四处探寻，发现一只，马上用灯火烧灭，整个过程十分顺利，从没失手。有一次晚上来了客人，小妹妹们早已入睡，母亲把这任务交给大姐。大姐也模仿母亲的样子，但因经验不足，一不小心，把蚊帐烧着了。那时候，物质条件艰苦，蚊帐一般都要用上好几年呢，缝缝补补甚为常见。这个意外，大姐免不了挨一顿骂。

是这样的蚊帐，在童心未泯的孩子眼里，也算是装饰物吧，时而装扮一下。起床时候，用铁钩从两边卷起蚊帐。梔子花盛开时节，拿几朵悬挂在蚊帐里面，简陋的房间因之活色生香。

蚊帐的诸多好处，竟在大学寝室里被发挥到极致。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传统，那顶小小的棉纱蚊帐，我们终年挂着。起先很不习惯，但实践证明，有了蚊帐，就等于拥有一处独立的空间。私家重地，闲人莫入，可以看书，可以睡觉，外人很难窥视，倒也自在。

古代诸多诗句，写到思妇闺怨，常以帐为意象，如“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西风卷罗幕”“帘卷西风”之类。思妇们思君心切，为此整夜失眠，以致慵懒梳洗。满怀愁思的人，哪怕是锦罗绸缎的蚊帐伴她入眠，也难解相思之苦。

除了恋爱者，我们几位幼稚贪玩之人，无聊时常常玩扑克游戏。玩到深夜，寝室熄灯了，于是四五人便挤在一张床上，把电筒悬挂在蚊帐顶部（如果没有蚊帐，电筒就无处可放）。有了蚊帐笼罩，光线也不会影响其他同学睡眠。

那段时间，我们课余还常常光顾各大影院。从国外一些影片中，我意外发现蚊帐还作为装饰呢。富丽堂皇的房间，丝质的蚊帐垂挂在四边床沿，似乎在编织浪漫的梦，于是我也憧憬拥有这样一顶宫廷式蚊帐。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工作了，恰巧家里经济好转，父母给我做了一张白色新床。我便擅自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一顶浅绿色的丝质圆顶蚊帐。顶部高悬天花板，四边弧形垂挂在床沿四边，和白色的床相得益彰。我的房间在三楼，打开窗户，凉风习习，蚊帐随之轻轻飘逸，摇曳着少女的梦想。夏季大部分时间，我做帐中女子，躺在床上看书或睡觉。在透明而朦胧的浅绿色蚊帐笼罩下，就像宠着一个轻纱的梦。

想不到，以后的几年，蚊帐材料和款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多地注重装饰性和方便性。用料一般是丝质的，或者化纤的；款式有蒙古包或方顶；颜色也多样；搭建日趋便捷方便。而每次变化，我都跟随潮流置换一款，家里至今存放着各式各样的蚊帐。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大家使用电蚊香，兼用空调，省却了蚊帐。除了小孩或者老人蚊帐还有用武之地外，蚊帐在寻常人家渐渐淡出舞台，我也如此。近几年的夏天，基本不挂蚊帐。只因担心女儿细皮嫩肉，禁不起蚊子那深深的一吻，便特意给她买了可爱的蚊帐。但她竟然拒绝，说是碍手碍脚，又碍眼，多次苦口婆心无效，干脆听之任之。

使用蚊帐，其实也是低碳生活的一种方式。某一天，当蚊帐成为往事的时候，若因环境好转，那自然另当别论，但若是因空调代替，这该是可歌还是可泣呢？



钓晨阳 周文静/摄

心灵  
漫步

听荷

谢祺相

谢的后期，都给人不食人间烟火、出尘脱俗的印象。荷花的芳姿不可用语言来形容，也无法用凡人的心思去揣摩，如果能懂得一二，也将受用终生。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早起，不同时间不同情形下听荷，自然会有不同的妙处和不同的感悟。月下去听荷，会听到月光如水的声音，那是一条永恒的时间长河，总在不急不缓地流动。有灵性的人还能听到河里的波涛，听到鱼虾在时光里游动，听到水草拔节生长，听到舒缓的桨声。月下听荷，凡心重的人，会听到月下老人故作深沉的笑声，会听到俗世男女渴望爱情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嗟叹。也许，所谓的爱情对荷花来说不值一提，那些犹如登徒浪子的小小蜻蜓，要多浮夸有多浮夸，怎么还能爱得起来。月下听荷，

夏日蝉韵

王霞

盛夏已深，夏天的韵致也到了最妙处。而对于一个休假的人来说，最妙的不过是临窗听蝉，品味这夏日独特的音节了。蝉鸣，历来是夏日的标识。它的声音从窗外树木茂密的枝叶间溢出，有点像海浪，一阵一阵的。越是天热，越是阳光强烈，这声音越响。先是一声高昂些的领头，然后两只、三只、无数声汇入，成为嘹亮的合唱，颇有震耳欲聋的味道。你很难想象，那么小小的虫儿，竟能汇聚起如此庞大的声浪，不知有多少只躲在这树叶后面，享受这炽烈的骄阳呢。

是的，我们避之不及的炎夏是蝉们生命中最明亮的季节。

据说，蝉的蛹要在地下度过它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短则三、四年，最长的要达到十七、八年。它们在黑暗中汲取植物根须的汁液，艰难地维系着生命。直到那一个期待已久的初夏到来，它才可以破土而出，寻到一棵树，攀爬到高处，竭尽之前长久的积蓄，脱壳而出。从此，开始居高放歌的生涯。它的歌声，是夏的标识，点缀着炎天的喧哗。

秋露成霜，百草憔悴，蝉们也将结束短暂的光明生活。这时的蝉鸣稀落了，间或一两声扬起，让人想到刚刚过去的夏天。这样的日子里，我常常在黄昏时散步。小区的园子里林木繁茂，特别是高大的女贞和香樟枝叶浓密，行走其下，偶尔会有蝉鸣突兀地响起，只是一两声，就戛然而止，再无回应。这曾熟悉而渐渐远去的声音，会让我停下脚步，静静地捕捉聆听，却总是杳杳

重情重义的人会听到朋友间的交谈，听到亲人间的鼓励，听到恋人间的思念，听到爱人间的长久守候。月光是一张薄薄的唱片，不仅记录岁月的老歌和人间的细语，还记录了荷花与月光的清谈。

如果在雨中听荷，能够听到慈悲的声音。荷叶天生怜悯，总想接住所有滴落的雨点，可雨滴并不领情，滚来滚去还是滚落到池水里，那才是它该去的地方，才是它的归宿。不得不说，世间有太多的误会，有的会冰释前嫌，有的会遗憾终身。

听荷的方式千万种，但都只是一个契机，很多人不会刻意那么做。荷的声音在心里，炎炎夏日，有微风轻拂荷塘，你会不会突然听到荷的禅音？为之震撼，突然顿悟，也不枉荷的一片苦心。

不得，只有微凉的秋风，从面庞轻拂而过。心中渐渐一片苍凉的肃穆漫起。这看似微小的生命，却懂得，也做到，坚忍地修炼、蛰伏，换取华丽的蜕变，成就高远的生活，虽然无比短暂。

史记中说：“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蝉在最后蜕壳成虫之前，一直生活在污浊的泥土之中。而一旦蜕壳化为蝉，飞到高树之上，却只餐风饮露，极尽洁净。

暗夜中，不曾放弃的努力，成就枝头的高歌，走过璀璨。最终，以随秋风远逝的歌声标注自己清高的一生，用缄默为生命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是蝉的一生。

想起虞世南的那一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一只小小的蝉能够如此，何况人呢？